

#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JOHN F. KENNEDY

JOHN F. KENNEDY & NIKHITA KHRUSHCHEV

#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译

[德]卡尔·德雷克斯勒

梁锡江 胡丹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2001-3434 01-2001-3437

原书名:Gegen Spieler (John F. Kennedy-Nikita Chruschtschow Beatles-Rolling Stones)

作者:Karl Drechsler Georg Diez

原出版者: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Copyright ©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2000

本书中文版由德国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复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顶尖对手·男人卷(肯尼迪与赫鲁晓夫、披头士与滚石)/  
(德)德雷克斯勒,(德)迪茨著;梁锡江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

ISBN 7-80109-486-7

I. 男… II. ①德…②迪…③梁…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287 号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 @ 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零一工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9-486-7/K·48

定 价 20.00 元

---

“一九六四年,在这一年里,一切都变得年轻了。”

——安迪·沃赫尔:《流行主义》

倘若谁能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他可能时而看到一些眼睛哭得红肿的女孩儿,时而遇见几个痴狂的小伙子:他们无非只有几把吉他,会唱几首歌,却仍会被一伙暴徒追赶。也许,他干脆只能听到一些非同寻常的故事:

比如,在流行音乐界,有一个张着性感大嘴的小伙子,随着自己的音乐扭来扭去,像是着了魔。尽管他看上去有些女里女气,却能让许多不寻常的女性为之魂不守舍。

还有一个人,大家叫他“时代男孩”,这个执著、怪异的英国男孩,在毒雾中消失了两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倘若谁能重新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他将会看到约翰·列侬开着他那辆色彩绚丽的劳斯莱斯穿街入巷;将会看到米克·贾格尔在英国庄园里,面对着摄像机,与几位老先生就毒品话题高谈阔论;会看到乔治·哈里森坐在一个印度

宗教老师身旁得意地笑着；还将会看到一群女孩子，她们被披头士或者滚石乐队的演出所陶醉，歇斯底里地尖叫、哭泣。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未来时代可能充满奇异色彩，也可能丑陋而喧闹。

对于这个嘈杂混乱的“六十年代”历史空间，有人怀旧，有人敌视。但是，如果谁能够近距离观察，他将会发现：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追求消费，对事物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思想肤浅，崇尚音乐、娱乐和性爱。

例如，当时几个白人男孩儿迷上了黑人蓝调音乐，正是由于他们，才使今天那些中产阶级白人男孩儿能够在蓝调音乐的伴奏下尽情歌舞。人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但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这样做了。

现在的很多现象，其实从那个时代已经开始萌芽。回忆那段时期，决不只是对音乐史的回忆，也不只是对政治变革的诠释——那个时代的历史，首先是披头士与滚石两个乐队对抗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些青年人征服了整个世界。

披头士还是滚石？人们并不需要用一种严格的标准来判断谁是哪一派，谁站在哪一方，但如果不是以这些时代先锋头发的长度为划分标准，那么事情很快就复杂起来。

其实两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招致了家长的仇恨，而前者很明显要比后者成功得多：

披头士荣获了帝国勋章，而滚石则进了监狱。

披头士——据说很洁净、很温和、很漂亮；而相对的一方，滚石则狂妄、好斗、令人厌恶；前者温文尔雅，后者像一根燃烧的导火线。

前者是《我想握住你的手》(I Want Hold Your Hand)，后者是《让我们一起过夜》(Let's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

前者是追求音响效果至善至美的完美主义者，他们的音乐是大众艺术的杰作；后者是现场即兴演奏的能手，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同寻常。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偏见，在这些观点中只有一小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事实，但有趣的是，这些偏见本身更多的是针对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针对事件本身。不管怎样，对于披头士、滚石及 60 年代的人们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够对人生的意义及目标做出明确的选择，是极其关键的。到了 90 年代，激烈的宗教战争已不能再引发人们的狂热，而披头士和滚石文化斗争的影响却依然存在。

简·卢西·戈达尔的判断终究还是正确的——1965 年，他就对滚石的《心满意足》(Satisfaction)作出了这样评价：“在那里，你听到了什么？那应该是革命的开始。”

# 目 录

前 言 / 1

《幸福是一支温暖的枪》对《同情恶魔》 / 1

《请愉悦我》对《心满意足》 / 13

《爱我吧》对《永不消逝》 / 23

《我想握住你的手》对《只想与你共浴爱河》 / 55

《白日远足者》对《拨开我心头的云》 / 87

《艳阳天》对《把它涂黑》 / 111

《顺其自然》对《任血流淌》 / 135

后 记 / 145

年 表 / 149

《幸福是一支温暖的枪》

*Happiness Is A Warm Gun*

**对**

《同情恶魔》

*Sympathy For The Devil*

——爱情与暴力的年代

---

当我拥你入怀  
你的手指扣动扳机  
我知道任何人都能伤害我  
因为幸福是一支温暖的枪

披头士乐队/1968年

请让我介绍自己  
拥有财富和品位的男人  
我已在此经过漫长一年  
偷取众人的灵魂和信念

滚石乐队/1968年



## 披头士



这是最后一个星期，披头士已不再存在。就在这一周我的心激动不已，我哭了，它使我回忆起一个美妙的年代，一个金色的年代，一个充满智慧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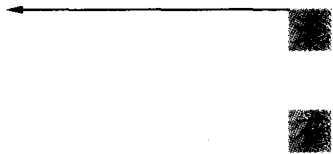
在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恐惧使美国的青年人沉迷于披头士。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披头士狂意味着：在肯尼迪死后，被许多人认为已经破灭了的希望与那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又燃烧起来。

披头士的传记作者亨特·戴维斯这样写道：“1970年披头士在感情上已经死亡，而第一个葬礼是在1980年举行。”

“如果我们登台表演，就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滚石乐队的鼓手查理·瓦特曾经这样说过，“这些事情不是令人费解的，就是灾难性的。”

这里没有战争的煽动者，没有商家，老年人——只有纯粹的、凶残的、流血的、混乱的事件。这是滚石长期吹嘘的、可以实现的社会，是人人自由的社会。

滚石1969年的这场演出被拍成了电影——《为我提供庇护》。当人们看到影片结局，就会意识到面前所发生的一切都预示着不幸——它们构成了一条谋杀事件的线索。



当人们看到一群青年在录音棚里弹奏吉他、练习、抽烟、唱歌，整日就是那么一首歌时，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群年轻人能够征服大众，使整个世界活跃起来。他们一直处于幻想与狂热之中，这使他们看上去摩登十足。

“如果我们登台表演，就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滚石乐队的鼓手查理·瓦特曾经这样说过，“这些事情不是令人费解的，就是灾难性的。”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1969年12月6日，他们演唱了戈达尔的电影《一加一》(One Plus One)中的一首歌曲：《同情恶魔》(Sympathy For The Devil)。事后，就发生了在那部电影中人们看到过的场面，如同绚丽多彩的开场暗示着一个暗淡的结局，又如同震撼心灵的强烈前奏象征着谋杀。

戈达尔成功地使影片《一加一》成为一部惊世之作——它有张有弛，刚柔相济，返璞归真；同时又是一部反映人类自私心态的激进主义作品，极具现实意义，对于20世纪60年代这段历史来说，尤其如此。

在演唱时，米克·贾格尔身着长袍，臃肿却兴高采烈；留着一头蓬乱长发的基思·理查兹赤着脚，很平静；其余的人无声地站在后面；布莱恩·琼斯，在他那间舒适的房间里聚精会神地弹着吉他，表情愉快。屏幕中一再出现一个女孩儿与男人们通话的镜头。女孩名叫夏娃，来自布达佩斯，而与她通话的男人中，好像有凯西奥兹·克莱、马尔科姆·X以及卢蒙巴。她不信仰共和主义，也不信仰极权主义，只信仰民主。

那是充斥着各种矛盾的1968年，那是流行音乐与政治

并存的岁月。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在流行音乐打造的白日梦中蹦蹦跳跳地穿越森林，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即使吸食毒品后的幻觉，也被看作纯真而具有自然感召力，一个使人神经错乱的导演在向一个小女孩儿暗示一种极不现实的、十分荒谬的处世之道：

LSD 有点像死神；

魔鬼也许就是流亡的神仙；

人们只有在性高潮那一刻才不会欺骗生活；

性一旦成为一个问题，一个极权主义的男子就出现了：如果虚幻消失了，那么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科技化的社会中。

当时，青年们就是这样徘徊于梦幻与现实之间，对世间万物都感到迷惘。

而滚石乐队还一直在演奏《同情恶魔》(Sympathy For The Devil)：时而悄无声息，时而鼓声震天；乐队领袖贾格尔时而静静地坐在高脚凳上，时而狂躁地窜来窜去。他们的行为就像是波普艺术的注释——而波普艺术早已通过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传播开来。有人说，波普文化就像一种神秘的病毒，它通过电影屏幕从美国传到欧洲。

在外面，“革命”早已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女孩儿们将碳黑色的标语喷在汽车上；两个身着紧身超短裙的黑人女孩儿在采访一个从事颠覆政府活动的黑人；一群嗜血成性的人在历史的故纸堆中翻弄，他们佩带着武器，好像马上就要冲锋陷阵似的。

外面，血流成河，充满了垃圾、战争、种族主义；里面，滚石乐队仍懒洋洋地坐在地上，理查兹弹着吉他，其他人

也随便拿起一件东西开始敲打。“同情魔鬼”——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外界。人们希望他们能够一直那样演唱下去。



在音乐声中,滚石是如此平静与陶醉

随后,滚石乐队在奥德蒙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本意是  
对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最终却以仇恨与谋杀收场,而  
这恰恰发生在将爱情与暴力并存的年代,恰恰发生在西海  
岸,嬉皮士的都城——旧金山。

“我祈求,这一切都是公平的”,米克·贾格尔吟唱着,  
其实那里的人们早就清楚,完全公平根本就不可能。当滚

石的乐曲《在我的拇指下》(Under My Thumb)接近尾声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穿白色西装的人突然分开人群,跃上舞台,人们看不清他的脸,但他的目光中好像充满了愤怒和恐惧,手里好像拿着一把手枪。旁边的一个女孩儿想拉住他,这使得他被绊了一下,然后恰好摔在一把长刀的刀刃上——当时一个穿深色制服的人正在这个女孩儿的头上挥舞着这把刀。这个名叫梅雷迪思·亨特的18岁黑人青年被刺中了,一下,两下……许多下,他踉踉跄跄地躲回到了暗处。紧接着,一帮疯狂的家伙将他拖到角落里,疯狂地抽打他的头部和背部,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个可怕的场面就发生在米克·贾格尔面前。这场混乱的制造者,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地狱天使(飞车党)。

“这简直是太恐怖了”,米克·贾格尔在演播室里喃喃自语道。他对自己那时还在继续演唱感到非常懊恼,因为他和滚石乐队的其他成员对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都负有一定责任:为什么搞这么大的演唱会?为什么组织工作这么差?为什么偏偏请“地狱天使”来维持秩序?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贾格尔迷惘地站在那群身着黑色皮衣的飞车党中间,一身橙红色的衣服和近乎阴柔的气质使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观众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此时正在演唱《同情魔鬼》的男孩儿,同时还在带有敌意地窃窃私语。当他们演唱到《街头斗士》时(Street Fighting Man),两个高大的“天使”将玫瑰抛向观众,一束苍白的舞台灯光像似幽灵一般晃来晃去,只能照到几百人。而黑暗中成千上万观众的注意力已经分散:有的冻得瑟瑟发抖,有的在吸食毒品,有的疲倦不堪,有的兴奋不已。演唱会结束时,滚石

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毫发未损就离开了现场。

滚石本打算以这场演唱会来结束他们的巡回演出。当时受爱戴的死者乐队(Grateful Dead)、飞翔的布里图兄弟乐队(Flying Burrito Brothers)、桑塔纳、杰斐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和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扬乐队(Nash and Young)都在场。30万名歌迷等待着这场免费的演唱会。

演唱会在混乱中开始就预示了灾难性的结果。最初演唱会定在旧金山金色大门公园举行,后来又改在这座城市近郊的西尔斯角赛车场举行。滚石的律师梅尔文·贝利(他曾经也是杰克·鲁比和所谓的行刺肯尼迪的谋杀犯哈维·奥斯瓦特的律师)在最后时刻才决定在奥德蒙赛车场举行演唱会,那儿距离旧金山40公里。这就意味着必须在24小时内将全部的舞台布景从西尔角转移到奥德蒙。于是,已经将1969年作为美国革命年的《滚石杂志》宣布:“开始了!这将成为一个小型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更让人激动的是,这将成为一个自发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在滚石乘直升机到达之前,将近10万观众在星期六清晨就已经到达了那里,滚石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汽车在公路上一辆挨着一辆地停着,仿佛一条蜿蜒起伏的长蛇穿越丘陵与布满麦秸的田地,足足有一公里长。导致此种场面的原因是演唱会被批准的泊车位置和厕所有限。致使几十辆车挤在了一起,到了中午,等待如厕的人群已经排了几百米。在混乱的演出现场,出现了许多卖大麻和各种避孕药片、LSD的男人,有一些是等待看偶像的妇女,还有一群长着蓬乱胡子看上去有些像嬉皮士的人,有赤身裸体者,

被毒品麻醉者，另外还有一个婴儿诞生的消息在流传；这种场面使一些人兴奋不已，他们将无数飞盘抛向天空。突然间纯度不高的毒品流行起来了，后来先前那些人搞来了高纯度的毒品，这成了殴斗的起因。在这之后滚石到达了，米克·贾格尔被人打了一记耳光：“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杀了你！”

在演唱会前夜，滚石短暂地露了次面，其实只有在这时气氛才真正称得上和谐。当杰斐逊飞机乐队上台时，场面已经变得真正令人不快。此前地狱天使已经兴奋地用棍棒干了一仗。女歌手格雷斯·斯里克只能结结巴巴反复地说：“容易，容易，我们可以做得很酷。”——但这并没有避免飞机乐队的歌手马蒂·巴兰被打得昏迷不醒。当时他为了帮一个被“天使”们围在中间的黑人解围而从舞台上跳下来。

《为我提供庇护》的画面描述了一个群伙与一个孤独者的故事，和解与挑衅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场面。“天使”们只是孕育了更多的暴力，最后他们中的几个人将自己锃亮的摩托车直接开到了舞台前，这一切都预示了新的麻烦的到来。

又等了一个半小时，滚石终于出现了。此时天已经黑了，许多地狱天使为米克·贾格尔开辟了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他穿一件鲜红色的衣服，看上去像是个魔鬼。一个赤裸的青年吸食毒品后而造成精神恍惚，他试图爬上舞台，“天使”上去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后来又有一只狼狗悄悄地溜上了舞台。“当我们演唱这首歌时，总有一些滑稽的事情发生”，米克·贾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随着《同



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的奏响,果然立即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狂热。“这里谁与谁在争斗,为什么?”米克·贾格尔走到黑暗处,在他的脚边躺着一个疲倦的女孩,眼里还流着泪水。“旧金山”,他不知所措地怒吼着,“别乱来了!”

按照最初的想法,滚石筹划的演唱会本来应该规模再“大”些,至少是本年度规模最大的聚会。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四个月之后,也就在曼森谋杀案发生的四个月之后,米克·贾格尔预言道,“这是60年代最后一场演唱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演唱会。”

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传记作者菲利普·诺曼这样写道:“整个夏天都是井井有序的,这种爱与平静的反面就是骚动、愤怒与危险。”

滚石的旅伴,曾一度向他们提供毒品的托尼·桑切斯非常尖锐地描述道:“在奥德蒙,滚石这代人乌托邦式的神话破灭了,拙劣的谎言出现了。这群青年的无政府行为是针对他们鄙视的标准社会的。这里没有战争的煽动者,没有商家,没有老年人——只有纯粹的、凶残的、流血的、混乱的事件。这是滚石长期吹嘘的、可以实现的社会,是人人自由的社会,滚石一直在用电视和报刊给我们灌输这种自由,折磨我们,这是一个令人仇恨的、毫无理智的、盲目的、黑暗的、恐怖的社会。”

1969年8月发生的两起事件,集中地表现出在这个时期内,这些人心里的爱与恨,揭示了他们内心的黑暗。

在奥德蒙赛车场举行的这场演唱会上所发生的事件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事件和曼森-荣格尔一系列残暴事